

## 全球心智與政府管治危機

林皓賢<sup>1</sup>

輔仁媒體 2014 年 8 月 19 日

據知，沒有一個政府會喜歡市民上街遊行的。

說的遊行，當然不是那些新春嘉年華之類的遊行，而是政治議題有關的遊行。可是香港政府又再一次讓人們另眼相看。

上星期開始，筆者在港鐵看到了八一七反佔中遊行的宣傳片，內容大致是找些不同年齡層的人出來說自己會出來參加八一七的反佔中保普選遊行，特別記得是有一位自稱大學生的受訪者以及旁白說全家總動員出來遊行。

然後，筆者又看見昨天的遊行中，除了那些不知與廣東省是不是真的有關的埃塞俄比亞人士（不知算不算外國勢力介入？）以及一大群被指收了錢（價錢由二百到五百不等）只行到崇光就走人「逃兵」外，就是那些聲稱以個人身份參與遊行的行政會議成員及建制派議員。

公職人員有沒有個人身份這回事，已經不用再去議論，因為環球時報已經替大家答了，2005 年 6 月 6 日環球時報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以個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一事，發表了《“個人身份”難掩耳目》的文章<sup>2</sup>，當中特別指出「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個人，只要他擔當了國家要職，他的公眾面貌就不再是個人，他的社會文化政治動作就決無個人名義可言。」有趣的是，不論是梁振英自己，還是他的建制班子，看來都沒有好好聽取中央的訓示，而以「個人身份」去簽名反佔中或支持反佔中運動。

如果有點政治智慧，政府在推行政策時的立場理應是中立，即使人人都知道政府本身有其傾向，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倒向一方，否則就有違反政府威信，偏私及一意孤行的問題。在普選的問題上，政改三人組與其他官員可以繼續推銷，親政府組織也可以自己策動任何運動支持政府，但政府不能參與其中，否則其中立的角色將盪然無存，變成與反對派完全對立的一員。這次香港政府最令人另眼相看的一件事，是梁特首的班子，不單積極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更出動宣傳工具

---

<sup>1</sup> 大專講師，香港城市大學博士候選人，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客席成員。喜歡從歷史出發看問題，以史為鑑。網台節目《歷史述賢》及《通識學堂》主持。研究興趣：宋夏關係、軍事史、當代中國研究、全球化研究、香港研究。著作有《投考公務員題解 EASY PASS 中文運用》(合著)(2016)、《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合著)(2016)、《全球化下的中國》(合編)(2014)；《屏山故事》(合著)(2012)及於報章網上發表評論多篇。

<sup>2</sup> 中國評論網：《環球時報：“個人身份”難掩耳目》，網址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5&kindid=22&docid=100005351&mdate=0911123624>

鼓勵人上街支持反佔中。說實話，筆者不太記得該宣傳片是否政府拍的，但當政府官員也參與其中時，是否政府拍已不太重要，因為這個反佔中的運動已與政府連成一線。

事實上，從六一三東北撥款起，到七一到今天的八一七，這期間政府及親政府組織進行了一連串的公關戰，希望從反對派中搶奪媒體這最大宣傳陣地。最明顯的例子是周融仿倣佔中運動辦簽名，拍宣傳片，甚至政府利用遊行的紀錄片去製作宣傳片讓自己的「袋住先」方案合理化。這種的積極回應的手法其實反映了政府面對民間的反對聲音，愈來愈感到壓力，因為假定民間反對力量弱小的話，它大可以置之不理，現在它積極搶佔輿論陣地，只顯示了它的管治困境。可是，這些手段能有多大成效是存疑的。從昨天的遊行數字來看，假定真心支持政府者不少，但其他團體出盡法寶也只令遊行人數十萬上下（這個數字與立法會歷年的建制派鐵票很接近），就看出成效其實不大。

事實上，要與民間反對陣線爭奪傳播媒介是很困難的。因這個平台向來是民間的主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新書《THE FUTURE》中提到，15世紀印刷術的興起，使知識得以傳播出去，民主意識及革命運動也得力於印刷術的革命而得以成功。今天網路的興起正是另一場新的印刷術革命，網路通訊的普及，資料的流通使知識傳播的速度遠超前代。更重要的是，使用網路的門檻很低，人人都可以輕鬆上網，也可以輕鬆發表自己的想法。網上的資訊流通形成了全球心智，一些全球的共同意識形成，最特別的是從前人們或許還會質疑是否有普世價值，又或為何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為何是西方標準，而不能有另一些詮釋。但今天由於全球心智的形成，西方式民主自由的理念已成為詮釋民主自由的標準。

對於政府，除了民眾因為接觸知識的渠道大增外，更難以控制的是「巨量資料」的興起。只要有心想找一些資料，在網上必然可以找得到。從前政客或政府還可以因為沒人記得他們說過什麼來欺騙市民，但是隨著現在記憶體成本的下降，以及查找資料的方便，不論政府、建制派、泛民，只要是從政者都要小心，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均自動受到網絡監察，有一大批的網民能隨時將他們從前說過或做過的東西翻察出來廣傳。上述環球時報的例子是明顯一例，那是2005年的評論，近來卻被網民找出來諷刺梁振英說要以個人身份簽命反佔中。此外，那些不知為什麼要出來遊行、或收了錢、或只是臨記出來撐場、或一些做假的照片，通通也逃不過網民們的監測，而使建制派、政府、親政府人士的形象大受打擊。

故此，在全球心智的時代，政府如果再用從前那一套選擇性公佈資料，或說一部分瞞一部分的方式與市民對話，或用作宣傳自己政策是鐵定行不通，雖然世上仍有案例指一些專制野家如伊朗能完全限制網絡言論，甚至不惜中斷全國伺服器，但更多例子如緬甸民主改革、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也是受到網絡力量影響，如果政府及建制派仍固守傳統的方式，說一半瞞一半、或嘗試誤導市民、或只唱好不唱壞，那或許它能成功透過利誘做勢及得到一小部分鐵票支持，但世界上網上人口

只會愈來愈多，而真相也只會更多更快暴露在人前，更重要是，政府及建制派的做法愈暴力及愈逃避現實，也只會把更多原本中間觀望的人士推向反對政府的一邊。

原文刊於輔仁媒體 2014 年 8 月 19 日。